

姜国凡◎著

追忆纯真年代 重温人间真情
挥洒激扬青春 走过无悔岁月

那些青春那些奋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24/5
1/12
追忆纯真年代 重温人间真情
挥洒激扬青春 走过无悔岁月

那些青春 那些奋斗

姜国凡◎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青春那些奋斗 / 姜国凡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55-0490-2

I. ①那…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0121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那些青春那些奋斗

作 者 姜国凡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90-2

定 价 44.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引 言

两对恢复高考的青年男女，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谱写出了悲欢离合的悲歌。

田民和董碧纯，一同参加高考，后又同窗三载，是很多人羡慕的一对，但是由于毕业分配的地域不同，尤其又被挑拨离间，一对有情人被拆开。田民经过种种努力，事业走向了成功。董碧纯遭遇种种磨难，沦落为以卖笑为生，并身染重病。田民得知她的境遇后，不顾一切地用爱去温暖她。

易励志和苏菲菲，一对青梅竹马，一同读书，一同参加高考，一同读大学。毕业后，苏菲菲留在城市教书，易励志则被分到田民的学校教书。苏菲菲为了爱情，为了梦想，追随易励志到了乡下学校。后来他们一同进城，易励志渐渐惹有铜臭味，苏菲菲感到理想破灭，双方矛盾越来越深，加上易励志的误解，最终他们美好的爱情被葬送。

这是一部人物个性鲜明的小说。例如，易励志虽怀有远大志向，但意志不够坚定且不能脚踏实地，最终无所作为，致使满怀憧憬投奔于他的苏菲菲，最后不得不伤心地离他而去。信念坚定的石书志，克服各种困难拜师学艺，终有所成，成为著名金石学家。善于钻营的秦海涛，聪明反被聪明误，后身陷囹圄。忠诚善良的李克勤，既是教学能手，又能以自己的所长创造财富，为了能让家人过得更好，毅然辞职下海，挣得家有盈余；后来身患重病，妻子李翠桃不念亲情，居然不愿出钱医治，幸得田民不惜一切地为其医治，但终因病魔缠身，抑郁而死。李翠桃是一个理智而冷酷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可以狠心不救治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丈夫。沈晓琳好学上进，善良淳朴，与疾病搏斗英勇顽强，而且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主人公田民更是一位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他既是优秀的教师，勇于进行教学改革，创造教育奇迹；又是成功的企业家，具有睿智的头脑，敢于探索，创造了一个个商业神话。他对朋友真诚，对亲人关爱，对爱情坚贞，至情至性，感人至深。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作品主要描写了三对男女的婚姻爱情。主人公田民对初恋情人董碧纯的爱执著而深沉，对妻子沈晓琳的爱一往情深。为了董碧纯的幸福，他忍痛割爱，选择默默守护。当最后得知董碧纯身染重病、孤苦无依时，他毅然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料，希望用爱重新唤起她对生活的希望。田民和沈晓琳因工作相遇

相知、志同道合，婚后两人相濡以沫、互敬互爱，过着平凡而忙碌的生活。然而，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可怕的病魔就夺去了沈晓琳年轻的生命。面对爱妻的离去，田民悲痛欲绝，满怀着对爱妻的歉意和思念伤心度日，不可自拔。易励志和苏菲菲这对大学恋人，大学毕业后为了爱情选择在简朴的乡村中学，开始了清贫又浪漫的幸福生活，但是面对新的经济浪潮，家庭不再是宁静的港湾，最后不得不黯然分手。李克勤和李翠桃的爱情比较耐人寻味。李克勤偶然回到母校，他的大学老师得知他还是单身后，热心地为他举办了个“相亲大会”。他出于自卑，没有选择自己一眼相中的漂亮师妹，而是选择了毫不起眼的李翠桃。他认为两人同样来自农村，面对贫穷，更能相知相守，却没料到李翠桃实际上是个贪婪自私的人。在他身患绝症之时，李翠桃竟然不舍得出钱为他看病治疗，最后李克勤在抑郁悲愤中死去。

这是一部充满热情的生活小说。田民和沈晓琳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著，有教学的苦恼与困惑，也有大胆的探索与创新。田民和李智睿等人的经商，他们有卓越的眼光，善于抓住机遇，并且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

2

这是一部准确记录时代变革的小说，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从政治改革，改革初期经济的艰难、民生的困苦，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展现了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是一部极具地方风俗，反映风土人情的小说。结婚时的过礼、还礼、闹新房，地方饮食的流行和趋势以及逐渐消失的方言等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是一部耐读的小说，朴实的语言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它，那就请打开阅读吧！

人物关系表

田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乡下中学教书，后娶了校长的女儿沈晓琳为妻。他在教学上敢于创新，且成果斐然。利用业余时间与朋友一道建起了新天地商场，后又创建了李家坳批发市场，并被推举为董事长。

童碧纯：田民的大学同学，女朋友。后分配到市内教书，被人离间，历经种种磨难，病逝。

沈晓琳：中学语文老师，沈国荣的大女儿，田民的妻子。患白血病早逝。

沈国荣：中学校长，沈晓琳的父亲。

邹懿辉：中学老师，沈国荣的妻子。

易励志：与田民同时分到同一所学校教外语，后任校长。

苏菲菲：易励志的大学同学，为追求爱，不惜放弃城市生活，坚定地 and 易励志生活工作在一起，但后来又被经济大潮冲开。

石书志：中学老师，后成为著名的金石篆刻家。

李克勤：田民的同事，中学物理老师，李翠桃的丈夫。后来离职经商，患肝癌去世。

李翠桃：李克勤的师妹、妻子。

虞丽萍：田民的同事，外语老师。

李聪：田民的同事，后调离。

李智睿：田民的小学同学，最要好的朋友，印刷厂厂长，在经济上一直帮助田民。后来又一同创业，任李家坳批发市场的总经理。

黄胖子：田民的小学同学，儿时伙伴，后又一起创业。

刘荣富：同上。

李建国：大队民兵营长，新天地商场的总经理，李家坳批发市场的副总经理。

田力：田民的哥哥。

陈翠华：中学教导主任。

秦海涛：中学办公室主任，后调任教育局副局长。

杨青山：中学语文组长。

目录

第一章 误会丛生

第一章 误会丛生 /1

第二章 柳暗花明 /39

第三章 忙里偷闲 /85

第四章 新的开始 /135

第五章 祸从天降 /183

第六章 峰回路转 /227

第七章 伤逝 /274

第八章 患难真情 /326

第九章 爱情再次来临 /377

第十章 最后的重逢 /426

第一章 误会丛生

(一)

田民吃过午饭，再也不不好意思在传达室坐着等信了。以前，只要邮递员一到就可以收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半年多来基本没有缺过，而他也总是乐滋滋地告诉别人：这是他的女朋友寄来的。收信也就成了他每个星期三中午最快乐的事，但是上个星期三居然没有看到那字迹熟悉而娟秀的信，人似乎就霉了半截。今天星期三田民就有些胆怯了，他不敢坐在传达室里等信，只好到学校外面的小店子那儿买点葵花子嗑着，站着与营业员闲聊，以掩饰内心的焦虑——等着邮递员的到来。

邮递员走后，到传达室取信的老师和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门卫张大爷看见田民还站在商店那儿，于是高举着信向田民示意快来取。田民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传达室。他从门卫张大爷手中接过信，看着信封上那熟悉而娟秀的字迹，心里就像灌了蜂蜜似的，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恭恭敬敬地向张大爷鞠了一躬，怀揣着这封寄寓着灵魂的信，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向宿舍跑去。

田民坐在桌前，将原来的一扎信拿出来，按着编号在刚收到的信的左上角标上NO. 38，再将所有的信合抱在手中像抱着一个新生婴儿，抚摩着。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无穷的幸福。他暂时不想打开这封在焦虑的等待中到来的信。他用手抚摩着，如同抚摸着她那温柔的脸，似乎要用手摸出信中的内容。他不想急着打开这封信，他怕信一打开里面的内容就变了。他抚摩着猜想着：她又给他带来了什么惊喜？

他陶醉在这份喜悦之中，不忍心将信拆开，但又急于想印证自己的猜想。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块专门用来拆心爱的人的信的刀片，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小心地剔着，生怕剔重了会使她痛似的。信封终于拆开了，他用两只手指轻轻地夹出了那张信笺，然后送到嘴边亲吻了一下，才小心地将信铺在桌上。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田民”两个字，他感到纳闷，他不相信她居然会用这样的称呼。从毕业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称呼。今天她到底怎么了，这么客气，这么生疏？他心里一惊。

田民：

你好！

本想等你回城以后再说的，但是怕你受不了，所以就采用了写信的方式。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只是祝愿你。祝你慧眼识丹心，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童碧纯

1982年4月18日

田民看着，开始还以为她又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心中绷紧的那根弦松弛了些，然而再细细一看那“怕你受不了”和“没什么可说的”以及“慧眼识丹心”，在这吞吞吐吐中，闪烁其词里，不是表明了要分手吗？他顿时觉得天地间一片黑暗，身子一歪便倒在了床上，刚才那喜悦的泪花霎时变成了悲伤的泪水，眼前一片模糊，记忆连成了一片。

1977年的冬天，他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带着几多疑惑走进了高考考场。虽然他很年轻，却很固执。他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他刚刚还在电影《决裂》中看到只凭手上的老茧录取大学生的场面，报纸上仍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闯将黄帅。他想，所谓考试也只不过是走过场、玩弄民意、掩人耳目罢了，但是父母的苦苦哀求、亲朋好友的好心劝说又不得不听。当他走进考场时，他发现那场景根本不像以前那些被保送的工农兵学员所说的那样闹哄哄、乱糟糟的，一切是那样的肃穆，一切都是那样的井然有序。他开始后悔先前没有听得劝告，没有认真地复习，但他又马上清醒过来，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决不能再分散精力，必须冷静下来，认真考试，力争多得分、得高分。当他开始写“心中有话对党说”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生已经交卷了。他看看表，离交卷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他感到有些紧张，在心里又有些感激这位不知姓名的同学。幸亏她提醒，否则，他到交卷时间都不能完卷。

下午在进考场前，他在人群外的围墙边发现了她。她正拿着一本书，看几眼又抬头看看天，非常投入地默记着下午考试的内容。他想走上前去说些感谢的话，但见她那旁若无人的样子也就不好意思打扰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个月后，他们在同一所大学里相遇了。也许是他乡遇故人吧，她显得非常热心、主动。这时他才晓得她叫童碧纯。

三年的大学生活温馨而浪漫，他们这对同乡在同学眼中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已经是形影不离了，并且在那个浪漫的季节里定下了终身。

“田老师，这节课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一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房门口喊道。他见田老师躺在床上，以为是睡着了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便又大声地喊道：“田老师，同学都在等你上课。”

田民翻了一下身，把脸转了过去，他怕那个学生看见自己在流泪，便轻声说：“你让同学们自习好吗？我今天不舒服。”

课代表听说老师不舒服，也就只好快速地朝教室跑去。

与田民同寝室的易励志回来后，见田民还和衣睡在床上，以为他没有听到铃声，于是提醒道：“田老师，已经打上课铃了。”田民“嗯”了一声，仍没有起来。易励志看见桌上平铺着的信，心里已猜到了八九分，难道真的是……

“易老师，麻烦你帮我代一节课好吗？”田民轻声地说。易励志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只是关心地走到他床边，看到他枕头上那一大块湿印，心中全明白了。于是他拿起书和备课本急匆匆地走出了宿舍，在路上遇到了住在隔壁的李老师，便简要地和李老师说了一下，请他去陪陪田老师，自己三步并着两步朝教学楼走去。

李老师是个刚平反被安置在学校的老年新教师。虽然经历坎坷，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性格倔强、耿直，待人热情大方，深得同仁的爱戴。李老师来到田民的床边，见信平铺在桌上怕田民有所顾忌，就边和他闲谈边帮他折起信。田民看到李老师要帮他折起来便阻止他，要他看看信。李老师不愿看别人的私信，田民就向李老师哭诉着自己与童碧纯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当说到那封信时，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李老师望着这个泣不成声的泪人儿，想着：如何安慰呢？若是泛泛地劝慰几句，那无异于隔靴搔痒，毫无益处；把自己的伤疤揭给他看吧，那无异于在自己的伤口上再洒把盐，还没有揭，自己的伤口就已经在隐隐作痛了。当看到田民那痛苦的样子时，他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痛苦了，便向田民讲起自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在读大学时，是一个活跃分子，喜欢写写文章，搞些文娱活动。那时学院办的报纸和刊物上经常刊有我的文章。大二时，我被选为学生会宣传干事，成了一个抛头露面的人物。我那时很单纯，考虑问题也很简单。一个叫冬梅的女同学很喜欢看我的文章，我们就这样以文会友，渐渐地发展到书信往来。我们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可以说是无话不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坠入了爱河。

“正当我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把我炸醒了。我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请了假便向她道别，谁知她先已请好了假，决定跟我一道奔丧。我当时想既然我们的关系已经明确，她又有这份诚意，我也就没有推却，便带着她一道回家了。

“回到家中，看到父亲的灵堂是那样的简陋、冷清，我伤心地哭倒在父亲的灵前。当我醒来时，我已躺在内屋的床上，她和我妈妈守候在床边。妈妈看到我醒来强忍住泪水，向我诉说道：‘德呀崽，你爹爹是被人逼死的啊……’她已哭得声音嘶哑，难以发声了。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在村里开现场会时，将那把三丘田里的禾搬到一丘田里的

实情向前来开现场会的人说了，将那水稻单季就双跨钢的谎言给捅破了。这样，现场会就变成了批斗会。父亲受不了这种侮辱，在批斗会结束后，找了半瓶农药吞了。在他死后，乡里还给他扣上了畏罪自杀的罪名。

“父亲的死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先前所看到听到的一些事和口号是那样的激动人心，而从那以后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反感，对一切都有了一种偏见。先前那样清新动人的篇章仿佛已随着逝世的父亲进入了坟墓，而那些忧郁、伤感、晦涩，甚至是愤世嫉俗的文字，像父亲坟前的磷火，一直在我的文字里荡漾。

“有人将我的部分言论收集在一起，作为我对社会不满的材料，而最使我痛心的是冬梅的反戈一击，将我父亲的死也说成畏罪自杀，并把我平时和她所说的一些话辑录为一份近万字材料交到了院党委，随即我被打成了右派，遣送到公路段修路。”

李老师说到这里，眼里已噙满了泪水。他停顿下，用手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田民，见他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便想接着讲下去。田民见李老师那痛不堪言的表情，再也不忍心让他继续说下去了，便抢着开口道：“李老师，您不要再说了。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您是在揭自己的伤疤来安慰我……”

(二)

易励志下课后见田民在反过来安慰李老师，以为又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了解了情况后，他看到田民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为了打破局面，便讲起了刚才上课的情况。

田民无心听易励志讲上课的事，心里还是惦记着童碧纯，经过一番考虑后向他们两位请教道：“李老师、易老师，你们看这件事怎么办为好？”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今天进城一趟，你们觉得如何？”

易励志看了看李老师，李老师便接过话来说道：“我看你今天进城一趟要得，你不是说上个星期她没有来信吗，而你星期天又在补课，到现在还没有去看她一眼，可能是她在跟你开玩笑，写信来故意气气你。”

“她再生气，也决不会写这样的信来气我。”田民解释说。

“我赞成李老师的意见。你先回城一趟，了解情况后再说也不迟。只有清楚了情况才能做决定。”易励志补充说。

“你去了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冲动，决不能感情用事。我先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你的，走不了；不是你的，强扭的瓜不甜，弄不好还害了自己。”李老师告诫道。

易励志听到这里心里也在打鼓，他怕今天是田民，明天这样的事情又会发生在自己

的头上，因为他的女朋友苏菲菲也在市内一所中学教书。

李老师见这两位自己的忘年交都非常尊重自己，于是便又开导他们道：“‘留得青山在，莫怕没柴烧。’别人说成家立业，依我看还不如先立业再成家。”

下午，易励志就陪着田民去找童碧纯。

田民和易励志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童碧纯教书的学校。田民已经是这所学校的常客了，他和传达室阿姨打个招呼，就带着易励志走了进去。他们先到童碧纯的办公室，老师们告诉他们，童碧纯刚从办公室出去，可能回寝室了。他们又赶到寝室，任田民如何喊，里面都没有一点响声。田民拿出钥匙打开门，不见童碧纯的踪影。他们又往食堂找去，熟人都说没有看见童碧纯来吃饭。

他们俩从食堂出来，抄小道走到学校后门口，来到临街的一线小店子逐家逐家地寻找，也没有找到。两人便在小店子里随便吃了点饭又返回寝室，仍不见童碧纯回来。两人闲聊了几句，田民觉得里面憋闷，提议到街上去走走。易励志放心不下苏菲菲，便提议到苏菲菲那里去。两人一道骑车到了苏菲菲的住处，田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闷闷不乐的，易励志又陪他往童碧纯的学校赶。

10点半钟的时候，他们俩又到了童碧纯的住处，见寝室的灯还未亮，田民就不想再找了。易励志还是要他打开门看看，田民不愿意，易励志要他拿出钥匙。易励志接过田民手里的钥匙将门打开，有张纸条从门缝里飘落下来。田民打开灯，捡起那张纸条看到：“童老师，你这里来了两个人，我今天就不来了。”笔力雄健，看得出是一个男士的字。田民看到这纸条像是被马蜂螫了似的，只想赶快离开，转身就要走。易励志一把拉住他，要他再等一等。

“当”、“当”……悠扬的钟声清脆悦耳，田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12点了，他再也呆不住了。易励志也不好再劝他了，两人便推了单车朝大门走去，而传达室的灯已经熄了，大门已落了锁。田民记起了这里的门卫制度，晚上是11点关门，听童碧纯说过，只要过了11点，任何人都叫不开。两人便又转到后门，后门也落了锁。田民只想快些离开这里，便想翻围墙，被易励志阻止了。

田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听着那恼人的钟声敲3点、4点，在快到5点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他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了。他爬起来没有看见易励志，推开门看见两部单车都停在走廊上，知道易励志没有走远，便到房里拿了毛巾和牙刷准备去洗脸刷牙。易励志买来了油条和包子。

他们吃完早点已经是6点半了，易励志上午还有两节课，他要田民留下再等一等，不管怎样童碧纯会回来上班的。田民认为事已至此，再等也没有意义了，怕见了还会更难堪，于是他将这里的房门钥匙取下来放在桌上，关上房门，与易励志一道风风火火地往

学校赶去。

校门口围着一堆人。教导主任陈翠华像是在审问犯人似地审问着传达室的老人：

“你今天看见易励志出去冇（没有）？”

“冇看见，”老头停了停补充道，“我还是昨天下午看见易老师和田老师一起出去的。”

“你看见他们回来了冇？”

“冇看见他们回来，他们好像是到城里去了。”

陈翠华听说易励志是去城里了，好像找到了复仇的宝剑，使用它使劲地向旁边那位班主任刺去。

“你听到冇，他人都有回学校，怎么是跟我请假了呢！”她要把那位班主任给唬住，使她以后不再敢随便揭她的短。

那班主任见她像疯狗似地咬人，便回敬她道：“昨天下午8(2)班的第一节课，开始好久没有人去上，过了半把时间后还是易励志去代的课，你们教导处的又晓得啲？”她停了停见陈翠华茫然不知，便又连珠炮似地轰去：“连课堂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那你们教导处到底又是做什么的呢？”

她停了停，觉得还没有发泄够，正好看见校长沈国荣也朝这边走来，便故意大声地说：“一所学校，连有没有人进课堂都冇得人晓得，那又要那么多呷（吃）冤枉的做什么呢？”

沈国荣来到人群中，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骂行政是呷冤枉的，他气得青筋直暴，却又不好发作。他确实有些怕这个班主任。就在上个礼拜二的中午，沈国荣担着一担桶子到食堂去打热水，迎面碰见了她，沈国荣只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还没有下课，你怎么就下班了呢？”而她反过来挖苦道：“不错，我是提前下班了，你却是挑着担子上班哟。”回敬了这一句后，又低声嘟哝道：“还说我提前下班，又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怎么做的……”沈国荣这才意识到自己肩上挑着担子。于是便把担子往地上一摔，气冲冲地跑回家，将怨气都发泄在老婆身上。后来据灵通人士透露，他老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他挑水了。

陈翠华见校长来到了人群中，似乎抓到了救命索，便走到沈国荣身边诉说着：“你看咯现在课都冇得人上了，班主任有意见，咯怎么办？”

沈国荣挨了这通骂，气没有地方发，现在听陈翠华这么一说，正好找到了出气筒，便大声训斥道：“没有人上课是哪个人的责任？班主任应该早汇报，教务处应该早作调整！怎么跑到这里来吵呢？现在教室里有人上课吗……”

“这节课应该是易励志上的，可他连影子都冇看到。”

“教室里没人上课，你们在这里吵，那我要你们干什么呀？”他对着陈翠华吼道：“还不快些去安排人上课！”

陈翠华被训斥后感到无地自容，但又不能发火，只好窝着一肚子的火往办公室跑。

田民和易励志早就看到校门口围着一堆人，以为是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两人便使劲地蹬着单车。

他们刚进校门，沈国荣就叫住了他们，连珠炮似地质问：“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课不上到外面去跑……”

易励志知道迟到了，便赶忙骑着单车直接往教室赶去。

田民硬着头皮听着沈国荣的训斥，等沈国荣训斥完后，才向沈校长解释说，是他拖累了易励志，害得易老师迟到了。

(三)

童碧纯刚进校门，传达室的阿姨就告诉她：“昨天刚下班的时候田民就来找你，把整个学校都找遍了不见你的踪影。他一直在等你回来，刚走不久。”

童碧纯听说田民特意来找她并且在这里等了一个晚上，自己却通宵没有回来，很是后悔，就急急忙忙往宿舍跑去。打开门一看，除床上铺盖没有先前那样整齐外，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已经来不及再细想什么了，匆匆忙忙地拿起镜子，想整理一下衣服，准备去教室带学生早读。这时她发现桌上有一把钥匙，拿起来一看，觉得有点像是自己房门的钥匙，便想到了这是自己送给田民的那把钥匙。

“丁零零，丁零零”，早读的铃声响了，她放下钥匙，用手稍微拢了拢额前的刘海，急急忙忙地朝教室走去。上了两节课后，当她再回到寝室看到这把房门钥匙时，很是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跟别人一起出去玩，更不该通宵不回。她在心底里埋怨曹晓春硬是要拉着大伙儿一起出去玩，特别是那个吴霞，硬要拉她一起去。唉，总之千怪万怪都只能怪自己。她拿起笔想给田民写信，但又觉得不知从何处写起。她在纸上写好“田民”，就不知再要如何写下去了，脑海里只有一个意念：田民，你不会错怪我吧。她只觉得脑子渐渐模糊，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伏在桌上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觉得肚子饿，一看表已经是12点多了。她揉揉睡意朦胧的眼睛，站起来准备去取门后的手巾，忽然看到门缝里有一张纸条，捡起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我们再去老地方好吗？她看着这无头无尾的纸条感到纳闷，而更多的是气愤，她以为是谁在故意作弄她，便将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下午放学时吴霞又来找她去玩，她以为中午的那张纸条就是吴霞写的，也就没有多去想它，委婉地谢绝了吴霞的邀请。

她一个人到食堂去吃了饭，返回寝室时吴霞和曹晓春已经在她的门口等她。吴霞见了童碧纯就怪怪地说：“本来是曹晓春先约出去玩的，哪晓得我吴霞面子细了（窄了），约你不动。”曹晓春见童碧纯不冷不热的，知道她心情不好，便在旁边打圆场道：“本来是我想约你们出去玩，看来你不想去，那我们就都不去了。你看，我们都来陪你了。”童碧纯再不好把他们拒之门外，只好打开门请他们进来坐。他们刚进门，后面又跟进来了几个，仿佛都是事先约好了似的。

吴霞他们看到桌上摆着信纸，上面刚开了一个头，知道了童碧纯不高兴的原因。吴霞看了曹晓春一眼，曹晓春心领神会，便说：“难得大家相聚在一起，今天我请客。看你们想吃什么，尽管报来。”

吴霞故意大声叫道：“你这个抠鬼也喊请客，看我们如何剥你。姐妹们他刚才说了，看我们想吃什么，尽管报来。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好好地宰他一把。”

8 大家吵闹了一阵后，童碧纯坚决要拿钱给曹晓春，说是大家到她这里来玩，应该由她来招待。

众人不同意，曹晓春也坚决不接受。大家仿佛是商量好似地都说要宰曹晓春。

曹晓春带着另外两个老师乐呵呵地去买吃的去了，房间里只留下了童碧纯、吴霞和刘灿。她们见童碧纯还是闷闷不乐地，就开导说：“我看你真的是太放不下了，不就是你那田民来了一次，你不在家么？这样正好可以考验考验他。别以为关系明确了，你就是他的人了，一切就该随着他的心愿。如果只是那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告诉你，男人生来就是贱，你越把他看得重，他越是不把你当回事，而且你为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应该的，甚至有时他还要埋怨你；如果你在表面上似乎不在乎他，还有时故意为难他，甚至折磨他，他倒还把你看得重些，才想到要故意来哄你、讨好你。你们还有结婚，你就这样顺着他，让着他，要是结了婚那又怎么办……”

吴霞是出了名的厉害婆，也是公认的热心人。她的老公是省里一家外贸公司的团委书记，在单位上还是走得很起的（行得通，很受欢迎），但是在家，吴霞是绝对权威，老公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知道他老公底细的人就经常笑他得了“气管炎”，她老公也不否认，有时还开玩笑说：“怕老婆是男人的美德。”按她老公的话说，看见漂亮妹子，他是连望都不敢望一眼的，而外贸公司漂亮的妹子多，这团委书记总少不了要和她们打交道。吴霞刚开始和他谈恋爱时，有些放心不下，经常跑到他们公司去玩，只要看到他和别的妹子多接触两次或者是有什么稍微亲昵的举动，等到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她就要找机会教训他。那男的也好，也服她的管。当然吴霞除了在这方面防范甚严

亲爱的民：

很久没这样称呼你了，不是我对你的爱减退了，而是在心里更加爱你了。觉得这样的话要亲口对你说，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轻轻地说才更有意义。

别人说“因寂寞而想你”，我觉得这样说太肤浅，似乎有一些无聊，不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改为“因想你而寂寞”，虽然只是语序作了一点调整，但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我此时的心境。我是无时无刻地不在想念着你，而你在干什么？还记得我们一道读“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的情景吗？当时我说你在外时，一定要记得家中还有一个人望眼欲穿。你说在交通这么发达的今天，决不会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当然，我现在旧事重提，绝无埋怨、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想起往事，历历在目。

古人都知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的感情是能经受住各种考验的。你在乡下教书，条件艰苦，压力又大，我不在你身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昨天你突然进城，有什么急事呢？你怎么在上次的来信中没有提到最近可能进城呢？如果下次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好好地准备准备，好好地犒劳犒劳你。我昨晚去参加一个同事的生日晚宴了。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她们说反正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又没什么别的事情，还不如大家一起出去玩玩。我吃完饭就要回学校，她们又拖着我去打扑克，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玩这些的，但是盛情难却，后来玩得太晚了，也就歇在那同事家里了。等我今天早晨回到学校，门卫阿姨告诉我你昨晚来了，而且直到今天早上才走的。当时我真想去追你，但是我要带学生早读，没有办法，只能拿起书本走进教室。

忙碌了一天，直到现在才拿起笔给你写信，你不会怪罪我吧？

这个星期天你有时间吧？你一定要回来，我要好好地犒劳犒劳你。现在是凌晨2点10分了，你知道我是最不能熬夜的，但我在没有向你解释清楚前又睡不踏实，在思维极度混乱的时候，给你写了这些，想必你不会误解我的。

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过于劳累，要学会保养自己。星期天一定要来喔，我在学校等你。不能见你令我心焦！

永远爱你的人：纯

1982年4月23日凌晨

她将信折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写好信封，又去找邮票，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估计是没有了。她只找到胶棒，把信封封好。她必须在晚上都准备好，因为第二天她不但要带早读，而且还有一二节课。没有邮票，又只想让这信赶上8点多的那趟邮递员，以便让田民早点收到，让他放心。于是在去上早读的时候，她将信托付给了曹晓春。

(五)

星期五下午第一节课后是全校教职工的例会。下了第一节课，老师们就三三两两地朝会议室走去。石书志见会场里还没有到几个人，便找了一个稍微靠后的伴墙的位子坐下，埋下头看起《书法研究》来。

石书志看上去似乎是三十好几了，戴着一副大眼镜，镜片是圈了一圈又一圈的酒杯底；头顶上顶着一个月亮，四周的头发像柔柳枝遮掩着月亮。其实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他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分配到这所中学后，他感到痛苦、失望，认为在这偏僻的乡村教书没有出息。是老师及其他名家的关怀、鼓励，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毕业还不到一年，他就已经在全国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十几枚篆刻作品，在全国书法篆刻界已小有名气。他为人乐观开朗，遇事冷静，常常能以他那睿智的头脑、幽默的语言化险为夷。易励志走到他身边坐下，他却全然不知。直到易励志翻看他的杂志封面时，他才发觉。他合起杂志，让易励志看封面，并关心地问起田民的事来。易励志将田民近几天的情况详细地说给他听，他们伏在桌上低声地谈着，却不知道会议早已开始了。忽然听到主持人王劲松大声地宣布道：“会议进行第三项，请沈校长讲话，大家鼓掌欢迎。”

沈国荣校长从座位上站起来，整了整衣服，然后把放在座位前桌子上的一叠书和本子搬起来，慢悠悠地朝主席台走去。他五短身材，身穿一套蓝色的确卡中山装，那中山装的上衣似乎前面太短而后面又似乎太长了，包裹着那已经很显眼的肚子，整个人就好似一个纺锥。他走到台上，将书和本子放在讲台的左前方，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然后从那一叠书和本子的最下面抽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照着本子念起来。

他这个曾读过高小的中学校长，靠着农民出身以及当过几年兵的经历，作为农民宣传队的队长进驻了这所由小学戴帽子的中学。凭着善于钻营和敢于碰硬的劲头，他将一所戴帽子的中学发展为一所完全中学，这也不得不令人佩服。因此，他也成为全区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公认的实干家。

有些人在外面的名声很大，而不知内情的人刚听了些传言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后，也就觉得不以为然了，甚至有时还会觉得滑稽可笑，这恐怕就是“近处的菩萨远处灵”的道理吧。

沈国荣就是这样一位名声在外的校长。这一年多来，从各级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老师已有七八个了，再加上两位平反而安置在这里的“老右派”，沈国荣已经感到了这些人对他的冲击。尤其是易励志敢于当着他的面揭他的短，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使他感到非常的恼火，他要借这次缺课的事情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